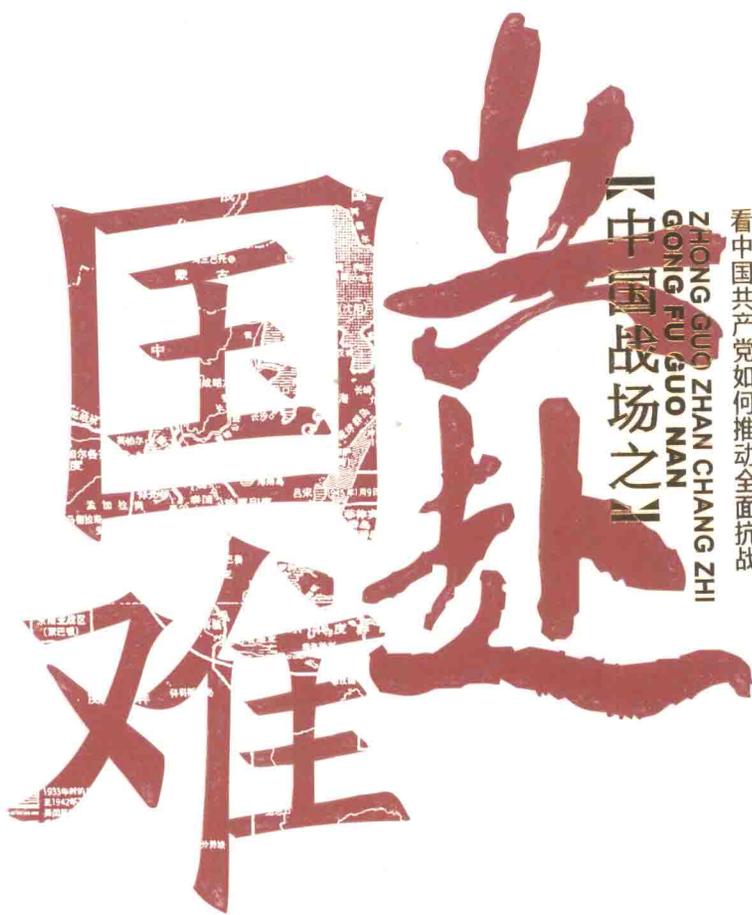


一段鲜为人知的救亡史 一群我们熟悉的陌生人
一次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东征战役 一曲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前奏
看中国共产党如何推动全面抗战

中国战场之一
ZHONG GUO ZHAN CHANG ZHI
GONG FU GUO NAN



李骏虎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中国战场之
ZHONG GUO ZHAN CHANG ZHI
GONG TU GUO NAN
女
国
难

李骏虎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 / 李骏虎著. —太原: 北岳
文艺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378-4391-1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3113 号

书 名 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
著 者 李骏虎
责任编辑 陈学清
助理编辑 张 昊
装帧设计 王明白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84364428 (北京发行部)
010-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97 千字
印 张 30
印 数 1-50000 册
版 次 2014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 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391-1
定 价 59.80 元

目 录

序 篇 亡国图景

- ◎ 一 一支怪异的大军正开往西北 / 003
- ◎ 二 东北军被取消了两个师的番号 / 006
- ◎ 三 宋哲元的两个口号 / 012

第一部

第一卷 寇深祸急 / 021

- ◎ 一 林彪要离开军团去打游击 / 022
- ◎ 二 “了不起的大人物” / 029
- ◎ 三 政治局会议上的舌战 / 035
- ◎ 四 清和元 / 042
- ◎ 五 光明磊落的人 / 048
- ◎ 六 瓦窑堡 / 052
- ◎ 七 先驱者四海为家 / 058

第二卷 未雨绸缪 / 061

- ◎ 一 复兴、复兴 / 062

- ◎ 二 广田三原则 / 068
- ◎ 三 郎舅之间 / 075
- ◎ 四 第一个回合 / 081
- ◎ 五 “陈立夫去苏俄” / 085

第三卷 刀客前传 / 089

- ◎ 一 毛泽东的信使 / 090
- ◎ 二 两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 094
- ◎ 三 张学良自驾飞机降落太原 / 099
- ◎ 四 将军不是军阀 / 104
- ◎ 五 领头的刀客参加过革命军 / 107
- ◎ 六 中秋会和教育会 / 112
- ◎ 七 二次投身革命 / 116

第四卷 厉兵秣马 / 119

- ◎ 一 林彪历时十三天的渡河侦察 / 120
- ◎ 二 执杆驱虎 / 125
- ◎ 三 雪雾锁川西 / 131
- ◎ 四 从南京到上海 / 137
- ◎ 五 老板 / 142

第五卷 精神北向 / 149

- ◎ 一 红色牧师 / 150
- ◎ 二 “西安这个鬼地方是红白不分” / 155
- ◎ 三 黄河解冻了 / 161
- ◎ 四 日军中佐的预言 / 169
- ◎ 五 张闻天 / 174
- ◎ 六 浪遏飞舟 / 181

- ◎ 七 朝鲜人毕士悌 / 188

第二部

第一卷 初战告捷 / 195

- ◎ 一 毛泽东的早餐 / 196
- ◎ 二 空城计 / 202
- ◎ 三 大雪阻止了炮兵前进 / 208
- ◎ 四 双方火力悬殊 / 213
- ◎ 五 老爷庙 / 217
- ◎ 六 赤化 / 223
- ◎ 七 冰火两重天 / 226

第二卷 引狼驱虎 / 233

- ◎ 一 一切为着打第二个胜仗 / 234
- ◎ 二 清华的教授们 / 240
- ◎ 三 沁园春·雪 / 246
- ◎ 四 中共中央的谈判条件 / 251
- ◎ 五 张学良和他的秘书 / 254
- ◎ 六 山雨欲来风满楼 / 258
- ◎ 七 中央军入晋 / 262

第三卷 鏖战晋西 / 267

- ◎ 一 徐海东与红十五军团 / 268
- ◎ 二 平静的三天 / 274
- ◎ 三 口袋阵对口袋阵 / 279
- ◎ 四 飞机空投的赏金和嘉奖令 / 285

◎ 五 战斗已无胜利希望 / 290

◎ 六 双方都在撤退 / 294

第四卷 气吞万里 / 299

◎ 一 红军不是太平军 / 300

◎ 二 日方的“有力措施” / 307

◎ 三 晋西游击队 / 311

◎ 四 爱国情感同样激发了爱情 / 317

◎ 五 奔袭同蒲铁路 / 322

◎ 六 汾河流域 / 327

◎ 七 城高难下 / 334

第五卷 纵横捭阖 / 341

◎ 一 左路军逼近太原 / 342

◎ 二 入晋中央军编入晋绥“剿匪”纵队 / 346

◎ 三 铁路工人加入了工兵连 / 353

◎ 四 “老刘” / 357

◎ 五 两个指导员 / 364

◎ 六 孤岛 / 370

◎ 七 “人民”“抗日” / 375

第三部

第一卷 逼蒋抗日 / 383

◎ 一 戴先生来到天津 / 384

◎ 二 《活路》事件 / 388

◎ 三 红军是一支带着政治任务的军队 / 394

◎ 四 郭登瀛上校 / 399

◎ 五 三交镇 / 405

◎ 六 四月十七日 / 411

第二卷 回师西渡 / 415

◎ 一 铁壁合围下的宣言 / 416

◎ 二 “理论家”和大使 / 420

◎ 三 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 / 426

◎ 四 张学良的决心 / 432

◎ 五 退一步干革命 / 435

◎ 六 阁山阻击战 / 440

第三卷 北方阵线 / 447

◎ 一 毛泽东写信给阎锡山 / 448

◎ 二 感化院 / 452

◎ 三 山西的出路问题 / 457

后 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大事记 / 463

序 亡国图景

- 一 一支怪异的大军正开往西北
- 二 东北军被取消了两个师的番号
- 三 宋哲元的两个口号

序 篇 亡国图景

一 一支怪异的大军正开往西北

本书所写的故事发生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的冬天到次年的夏天。关于它的背景却需要从当年夏天讲起。

民国二十四年的炎夏，在中华腹心之地的版图上，一支几十万人马的大军，正从鄂豫皖边区取道河南，向着黄土高原的西北开拔。假如有飞行员从空中俯瞰，他看到的是在一千数百公里的山水之间，这支军队逶迤蜿蜒如同黄河改道，流向茫然不可预知的西北大漠。这支军队引起了沿途经过的城市和乡村的人们共同的惊异，让人们惊异的不是他们整齐的军容、精良的装备，也不是轰隆隆开过的披着黄绿色帆布的无数炮车，而是成群结队夹杂在连队和连队之间背着包袱、推着小车的老百姓，这些人的数量几乎和官兵的人数相等，甚至因为杂乱无章而使人数

显得更多一些。这些人都由背着大锅的伙夫兵带领，看上去就像由乌龟带领的猴群，夹在整齐的部队之间，让那些害怕被抓伏而躲在远处偷窥的当地人议论纷纷。

这些随军开拔的人们，都是些佝偻着背或者罗圈着腿的老汉和老婆婆，还有手里牵着流鼻涕的孩子、怀里用包袱皮兜着一个更小的娃娃的女人，老弱病残，无以计数，吵吵嚷嚷跟着部队不分昼夜地走向未知的所在。与其说往前走，不如说是在一团一团地往前滚动。那些沿途村镇白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的人们，趁夜爬到自家的房顶或者树杈上，下意识地半张着嘴观望夜色里这支看不到头也看不到尾的怪异队伍，耳朵里听到的是数十万双皮靴踩踏大地的轰响，夹杂着连绵不绝的妇女和娃娃的哭号之声。偷偷看热闹的当地人互相交换着意见，认为他们在夜雾弥漫中看到的景象一定是阴兵过境，商议着多烧些纸钱给他们，以换取这数不尽的阴魂不要带走生者的魂魄。

而在白天，这支军队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入西北边缘一个干旱的小县城，大军的尾巴还拖在潮湿闷热的鄂皖湿地里挣扎。对于沿途的县份来说，当大军过境，需要埋锅造饭之时，立刻满坑满谷都填满了人，随军的人们鸠占鹊巢，把当地居民挤出了自己的家，因为随便借用生活用具和小孩子们打架，到处在爆发着和当地居民之间的武力冲突。然而，当地人总算搞清了，这不是什么阴兵过境，而是四年前在“九一八”事变中对日本不抵抗而撤出白山黑水的东北军，他们先是被蒋委员长调到鄂豫皖边区“剿匪”，现在又奉命移驻西北，与驻陕西的第十七路军一起围剿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那些随军的老百姓，有当年撤出东北时带出的家眷，也有后来忍受不了日本人的统治逃出来找到部队上的军属，他们大多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家人和亲戚，为了活路，经年累月跟着军队行动，以便于随营混饭，其中包括已经战死的官兵的家属，因为乡情深重的少帅张学良的顾念，也一直没有被军队抛弃。

长途的跋涉中，这些祖辈适应了严寒气候的东北人，从东南密林中

的烟瘴里感染了古怪的疾病，背着破烂的行李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河南平原捉摸不定的黄泛区，在一个气候多变的暑季进入黄沙漫漫的大西北，只下了一场延续了三天的小阴雨，十几万眷属的惨状就已经不忍目睹，深陷在黄土泥浆里呼老唤幼，衣服和铺盖卷湿透了，汗腥味、老年人身上的酸腐味和娃娃们随地便溺的臭味缠绕在一起，传染病悄悄地开始流行。西安城里那些爱国的读书人抱着舍生取义的决心来到军营要向东北军的将士们宣讲抗日，结果看到的却是这样的一副悲惨景象，他们痛心疾首地说：“这哪里是什么行军，这简直就是一幅亡国的难民图！”

东北军到达西安后，因为之前的“不抵抗”，眷属们跟着遭当地人的冷眼相待，吃住条件都很困难，却不得不借住居民的房子生孩子、照顾老人，当兵的为了家人生活，又不免动用武力来占用民房。和多年养精蓄锐的东北军不同，驻守地方的第十七路军跟随总指挥杨虎城自民国十一年（1922）靖国军转战陕北以来，历经百战，且大多都是陕西人，在客军和当地人发生冲突时，自然会站在乡亲的一边。一天，第十七路军宪兵营巡逻时遇上东北军和居民争房子，宪兵在调解时和东北军发生了冲突。杨虎城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把宪兵营长叫来，并召集第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开会，训话说：“你们明白吧，这就叫亡国！我们对他们，应有同情心，不能以正常情况对待这样的问题，也不能只听一面之词，或站在一面说话。要教育我们的官兵，以后处理这样的问题时要特别注意。”杨同时提出为了处理和东北军的关系，绥署增设一个交际处，任命中共地下党员申伯纯为处长。第十七路军的高干们对东北军愤愤不平，指责张学良：“这个纨绔子只会吃喝嫖赌，守着老子留下的雄厚家底当了亡国奴，又和老蒋沆瀣一气，做了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哪里不好耍威风，跑到我们这里来讨吃要饭作威作福！”杨虎城摆手说：“你们要这么看张先生，就正好上了蒋介石的当。辛亥以后，大大小小的军阀都想培养自己的子弟接军队，希望能继承他们的所谓事业，但都失败了，张学良是培养成功的仅有的一个。皇姑屯事件以后，他受命于危疑

震撼之际，在东北那样的局面之下，抓起来他父亲丢下的烂摊子；跟着发生了杨宇霆、常荫槐事件，他都能从容镇静地处置下来。东北沦陷以后，东北军被老蒋东拨西调，散处关内各省，他仍然是全军乃至流落在关内的东北人的领袖，这不只说明他在东北人和东北军中的威信，也说明他的见识和才能。‘九一八’事变，他替蒋介石背了黑锅，被报纸和广播里叫作‘不抵抗将军’，而我们不应该人云亦云，——对人要看他的长处，要看他有杀父之仇和亡乡之痛。”他告诫诸将领：“我们要搞好和张先生还有东北军的关系，否则就会中蒋介石的奸计而同归于尽。”

有人把这些话报告给张学良，张听了深为感动，后来蒋介石告诉他杨虎城是地头蛇、野心家，要他暗中制约杨，他也没当回事。因为杨虎城那样的态度，东北军才得以很快地在西安落脚。但是很快，张学良又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调任东北军二级上将于学忠为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率部开往兰州。于是在一千多里黄沙漫漫的西兰大道上，又展开了那幅刚刚卷起来的难民图，无数的随军眷属扶老携幼开始了又一场凄惨悲怆的旅程。

二 东北军被取消了两个师的番号

入秋，在连绵不断的阴雨中，东北军被调往陕北围剿刚组建的红十五军团。在西北低垂凝滞的铅灰色云团之下，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第一〇九师、第一一〇师开始向同官、耀县集中。在准备进山之前，需要把随军的眷属先安顿下来，以营或者连为单位，把眷属集中起来，安置到县城或者乡村，由部队留下一部分面粉，作为眷属的口粮。西北的生活条件本来就贫瘠简陋，一下子多出来几倍的人口，房子不够住，茅坑里满得打溅溅，当地老百姓多有子弟参加红军，对东北军和军属就充满了怨言和敌意。

战斗从九月开始打响，第一一〇师进入劳山围剿红十五军团，结果

一个人都没有出来，包括师长何立中。打败仗的消息被督战的中央军封锁了，直到下个月的中旬，驻扎在甘泉东南榆林桥的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有四个营一夜之间被红十五军团全歼了，担任过张学良卫队营长的团长高福源带领团部突围，结果受伤后被俘虏。那个时候东北军这三个师的眷属主要集中在耀县，零零星星有趁着夜色从枪林弹雨里捡得性命的士兵跑回来，脸上惊恐的表情仿佛凝固了，关于战斗的惨烈他们在黑暗里并没有看清，只是告诉眷属们：“黑咕隆咚的都被围住了，匪军双手端的都是德国毛瑟二十响，子弹像泼水一样密，我们的人跟割草一样倒，打死太多了，没死都成了俘虏。”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被传说成赤发蓝脸三头六臂的怪物，六只手挥舞着毛瑟手枪和系红绸的大刀，弹无虚发砍瓜切菜一般。老婆婆扯住跑回来人的衣袖，问见没见过自己的儿子，婆姨们也抱着娃娃打听自家的男人，得到的回答是一样的：“不是阵亡就是被俘虏，不然早跑回来了。全完了，就别指望了！”这一下就炸了窝，几千的眷属哭天抢地对空号泣，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苦熬折腾了半个月，又有更可怕的消息传来，无数更厉害的红军从江西插着翅膀飞过雪山草地来到陕北，一落地就在直罗镇把牛元峰的第一〇九师全歼了。这一次震动了整个东北军，留守保卫的部队夜夜忍受着女人们的鬼一般的号哭，不知道他们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可怕对手。军官们向上峰请愿要见张副司令，却被告知副司令和杨主任都飞到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了。

女人们却因此开始消除了隔阂，陕北的婆姨们为东北的“老娘们儿”死了男人感到同情，陪着一起哭上半天，好言相劝着：“人死不能复生，好在还有娘家可去，爹娘到底不能把女儿和外孙关在门外啊。”结果被劝的人更加的伤心了：东北老家早就被日本人占领了，娘家人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哪里还敢回去啊！陕北的婆姨这才觉得东北的女人是真的可怜了，抹一把鼻涕到鞋跟上，把早先藏起来的鸡蛋连瓦罐都捧出来，交给东北的女人，让煮给那些没了老子的娃娃们吃。死了儿子和男

人的女人们去军营里找官长，哭着问：“日本鬼占了咱的东北，为什么你们不打回老家去，要到这里跟中国人打仗？”当兵的也跟着哄吵起来：“总是要打仗，了不起是送了这条命，让共产党打死，不如回去和日本人拼命来得痛快！”官长也窝心，骂将起来：“老蒋的脑袋被驴踢了，说共产党赤化，赤化能把老百姓怎么样呢？像这样让东北人没了家，把女人都变成了寡妇，父母都没了儿子，不打日本人，连抗日也不让说，老子‘绿化’也干了！”

消息传到南京的会场，张学良如遭雷击，悲痛之余找到何应钦，提出拨付军费重建被消灭的第一〇九师和第一一〇师。何应钦客气地说：“汉卿，你的心情我能体会，但此事还得请示委员长。”

熬到天黑，张学良赶到憩庐面见蒋介石。通常无论谁要见蒋，先得得到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处登记，张学良这次来南京是钱大钧代表蒋介石到机场迎接的，对他自然用不着这些繁文缛节，所以张在憩庐门廊下了车，径自按响了门铃。蒋介石的侍从副官蒋孝镇开门出来，知道他和蒋氏夫妇关系非比寻常，也没有通报就领着他走向会客室。两人还没走到门口就听见蒋介石在里面嚷嚷：“东北军耻辱、耻辱哪！一一〇师和一一〇九师居然全军覆没了，何立中无能！牛元峰该死！”蒋孝镇闻声愣住了，进退两难，张学良也停下了脚步，又听见何应钦的声音说：“东北军在鄂豫皖边区没吃过亏，也难怪汉卿到了西北会轻敌了。委座认为这两个师的建制该怎么办？”蒋介石冷笑两声说：“怎么办？汉卿不是先找了你吗？你们怎么商议的？”何应钦忙说：“他提出东北军的两个师是为剿共牺牲，要求中央拿出六十万银圆来重建这两个师。我没有答应。”就听见蒋介石拿手杖“咣咣”敲着桌面，厉声叫道：“我没有钱来让他重建，取消番号，统统取消番号，扣发经费，以儆效尤！”

张学良痛心地闭了闭眼睛，听见蒋介石不同意拨款重建两个师，有心走掉，心有不甘，只好硬着头皮走了进去。蒋介石一眼看见他，抢先责备道：“汉卿哪，我可是把最好的武器和装备了给你的东北军，你倒

带出一支‘豆腐军’来?”

张学良不堪羞辱，愤然道：“东北军是‘豆腐军’，我无能，共产党你也剿不了!”

蒋介石始料未及，一时目瞪口呆，手指抖抖地指着张学良问：“为什么，为什么!”

张学良扭过头去，直言不讳地说：“共产党得人心，我们不得人心!”

“胡说，你胡说!”蒋介石叫道：“共产党蛊惑人心、煽动抗战，所以攘外必先安内!”

“安内安内，你这样下去等于投降，叫日本人不战就把我国一点点吞了!东北就是例子，你想想吧!”张学良怒吼着，丢下蒋介石拂袖而去。

何应钦不知何时已经悄悄退出去了。

蒋介石气恼不已地倒在座椅上，宋美龄闻声赶过来，没拉住张学良，赶紧又来扶蒋介石，柔声劝道：“Darling，汉卿是自己人，比子文跟你还亲近，你又何苦生他的气?”接过蒋孝镇递过的一杯白水，捧给蒋介石。蒋接过来喝了一口，气已消了一半，只是埋怨宋美龄：“都是你兄妹把他惯的，跟我没大没小!”

东北军惨败的消息震动了正如火如荼闹“竞选”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军阀和政客们忙着搬运现银贿选，为了一个中央委员或者中央监察委员的职位一掷万金，没人顾得上搭理哀伤的张学良。只有一个人例外。

这天晚饭后，杨虎城去看望张学良。副官迎出来接杨，杨示意不用通报，跟着副官进来，看到张正靠在躺椅上假寐，头上放着块白毛巾。张学良睁开眼睛，看到是杨虎城，用手拿开毛巾，坐起来整理衣服说：“杨主任这么晚有事吗?”杨虎城在他身边坐下，用手抚着他的手背，诚恳地说：“张先生在这个时候，不应该过于伤感，身体要紧。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更要好自排遣，您是东北军的主心骨，要让弟兄们知道天下事并不是从此不可为的啊!”张学良露出一丝苦笑，细长的眼睛里垂下